

小院的劫难

——2023年10月27日

马惠娣

我曾于2016年3月30日为我的小院写了一篇题为：“春天：大自然的孩子们——我家的小院”的文章，记述了与我们相伴三十年的树木、花草在春天到来之际欢愉的场景。（见本文的上半部分“春天：大自然的孩子们——我家的小院”）

然而，如此美好的景致却毁于2023年中秋之际。物业以“遮挡阳光和修剪树形”为由，对百年大树、三十年银杏树、三十年的玉兰树、三十年的泡桐树大加“修理”——有的仅仅留下树干，有的器型全无。

我要为自然、花草、树木伸张正义！

我选择了报警。

文章后面记述了我自10月20日报警后，事件的进展情况，并配有我在昨天和今天拍下的照片。

“春天：大自然的孩子们——我家的小院”（写于2016年3月30日）

我住的小区，院子不大，却疏密有致地与三十余种植物相伴。在我眼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在阳光、雨露、熏风的爱抚下欢愉地成长。

大自然的生命节律精确得犹如时针，每当临近“春分”时节，花草树木便竞相吐蕊，让蛰伏了一个冬季的大地开始复苏。

看那小草执拗地伸展它的身体，为大地铺就一层绒嘟嘟的绿毯。

稍晚时还结出鹅黄色的、淡紫色的小花，密匝匝、一簇簇。带出一串嬉笑声。

房前屋后，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也是转瞬即来，一下子就把小院妆点得姹紫嫣红，人们竞相拿出相机拍照留影，不住地赞叹。它们不媚凡俗，幽香自怡地供人评说与欣赏。俨然的大家闺秀。

小径两旁的迎春花，体态秀丽，气质端庄，略带君子风度，“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而窗角下一片棠棣花，黄花绿枝，纤细妩媚，柔情万种。打开窗帘便是它们热情的招唤。几株丁香，相聚切切如私语。虽花朵纤小文弱，却是暗香阵阵，文静得犹如少女，驻足在它们的花枝旁，爱怜之情油然而生。

几棵石榴树，常常矜持，它那火红的花朵会姗姗来迟，却从春季持续到整个夏日，到了秋日它又奉献出满枝头的火红果实，供人品尝，尽献福瑞。

几株海棠，坐落于前、后院，它们树姿优雅，春花烂漫。虽是红花绿叶，却悦目动人。尤以花朵繁茂之时，可与朝日争辉。说道海棠，自然想起周恩来总理生前居所“西花厅”海棠树，彰其人格与美德。

玉兰树分布前后院共五株，其中两株生紫色花，“春分”未到，紫色玉兰花已经绽开，它性急地告诉人们，春天来了，莫负大好时光。三株白色花的玉兰树想必有点腼腆，总要落后一个时辰，开出白色花蕾，再渐渐绽放，再后满树芳翠。它们都有了些许年龄，花苞盛开时节，总是引出家家户户与它们流连。

居于庭院中央的老槐树，足有近百岁之龄，略显沧桑，却精神饱

满、根深叶茂，令人望而生敬。盛开之际，枝叶覆盖的直径可达 10 数余米，用身体为人们遮风避雨，降暑降温。它是这个地区与院子的历史见证者。

还值得一说的是矗立于小院门侧的一株蜡梅，它不显山不露水，含蓄而卓然于广众之间。隆冬未尽，它却在凋零的百花中绽蕾，迎风傲雪，蜡质样的小黄花却坚定而从容地释放出淡淡的香气。“哦，风啊，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禁想起雪莱的诗句。便是万般地向腊梅致意！

我北窗下的两棵银杏树正值芳华之年，蓬勃向上的力量展示了青春的豪迈。犹在深秋，金黄的叶片挂在枝头，或铺满大地，让人即诵李白“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诗句，那是银杏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难怪植物学家称它是“生物界的活化石”。

院内还有苹果树、梨树、枣树、柿子树、小片竹林等等。嗨，真是一言说不尽春日的繁花似锦。心里着实感念大自然。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大自然的孩子们个个独立而自由、潇洒而浪漫、循规而守序、大公而无私、谦卑而慷慨、平凡而伟大。它们是好孩子！这些品质，不正是当下人这个类所缺失的吗？

写作之余，叩师自然，常与它们会心而语。“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人，亦是大自然的孩子们，却常摆傲视、凌驾、妄自尊大之状。面对自然与万物，应羞愧难当！

小院的劫难

——2023年10月27日追记

上文写于2016年的春日，距今七个半年头了。

然而上面的小院场景，在2023年的中秋之际，却遭到了劫难——那两棵紫玉兰已被“修剪”成只剩下树干；两棵银杏树只剩下顶端的枝叶；虽不名贵的参天泡桐树其下场同样；院子当中那棵令我生敬的大槐树本来就是这个院子的遗存物，已被“修理”的肢体残缺；尤其令人心疼的是门前的那株腊梅（还有丁香、桃树等），身虽在，却风姿不再；另外的几棵也在“修理”和“修剪”中形貌扭曲。（见后面的图片）。

我十月十四日从美国回到北京，十九号送走了客居我家的姐姐，二十一号我的外孙女和外孙回来。

我对小院的劫难感到痛心疾首，甚至夜不能寐。

十月二十日上午选择实名报警，挂通了“全国环保统一电话12369”。

显然，被“立案”。

很快接到“城市公共服务站”一称史姓的站长电话，问询了相关问题，我如实作答。

次日，上午我刚刚起床，窗外传来对话声，只见负责本院的物业人员小武向一男一女讲述修剪树木的目的：一是大树影响某住户的采光，二是给大树修剪树形。（后来得知是史站长来实地勘察和了解情

况。)

又日，史站长携工作人员及物业负责人来家访，说明了对小院被修剪的现场做了调研和查看。史站长认为需依法办事；城市执法人员说，他们已经看过院子，确定不是“修剪”，而属砍伐性质。

那位自称物业负责人的陈帅（首华物业永外项目部）说：“事已即成，表示歉意。因为是为了修剪树木和解决住户反映挡光之事。”还说“我们知道你喜欢树木，所以你的情绪和反映过激，不过是个人感受。”（注：可能不是原话，但是他传递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此言论，我自是愤怒之极！不得不使出仗剑——

生态文明是习近平重要的治国理念和文化思想，是“五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一，也是当前党建学习的重要内容。“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修剪”行为，而是一个“毁院”的生态事件，尤其发生在北京城中心的西城区所辖内，更令人不可思议，也完全无法接受。

我强调了这样的要求：

物业必须把此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什么起因？何人申报？何人审批？谁承担该项任务？谁设计的“修剪”方案？专业资质何在？费用支出情况？谁是第一责任人，谁是连带责任人？等等调查资料一并备齐。要求再来时，一定是物业公司的总负责人带着完备的资料来。

同时我请他们在北京城区内找到第二个如此“修剪”树形的案

例来！

另外，我对在“两节”期间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做这件事不解。

现在小院遍地树枝枯叶，不是环境的丑陋问题，而是容易引起火灾呀！

24日下午，社区工作人员郭新（负责我片小区），和另外一名叫金伟（音译）的男性来家中访问，安抚我的情绪，表示了将依法依规办事。感谢他们带来的温馨。

26日下午，物业又有人来访，由院内物业小武带领曾经到访过的陈帅和另一名自称首华物业丰台分公司技术安全部马思聪突然造访我家。

首先那位陈帅补充了一个理由，称是“树枝刮房顶，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之后，自称马姓的负责人，要我谈谈“物业要承担什么责任？”
激怒了我。

我告诉他，“我的诉求与来访过的陈帅讲得很清楚，没有你们完整的资料，不要来找我。不要浪费时间！现场’就在那里，大树虽然不会说话，却此处无声胜有声！难道你看不到吗？你说你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我见这位马姓人员胸前佩戴一枚党徽，我愤怒地指责他“没资格佩戴这枚党徽，你给党丢人。损害一草一木将负怎样的责

任似乎全然不知！”我拿出中国科协 2021 年颁发给我的“中国科协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说：“维护生态环境，是党性原则和使命担当，我有资格批评你。”

我让他“立刻离开我的家！”

26 日傍晚，广内街道马副主任打来电话。他首先感谢我对维护小区环境的责任心和通报了这一生态环境事件。他表示，他已了解整个事情处理的进程，街道办事处职责一定依法依规处理好。因他正在党建学习班学习，将在下周回来，并立刻推进解决的进程，也再次来院内调查取证。

我告诉他，这件事情对我目前的身心影响很大，现在我不能直面那些被毁容的树木，它们与我三十年的陪伴，如今这个样子让我心碎。他对我进行了心理抚慰，我很感动。我说，几天来，我暴怒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也告诉他，我现在家务杂事很多，还未来得及给市委书记尹力写信，甚至，应当告诉习近平同志发生在他身旁的这件事。

对此事件必须严查严处，否则将会出现以各种借口之名的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北京城区内毁院毁木的事件。

27 日下午两点二十分，“政府服务便民热线”打来电话，问我“对处理此事是否满意？”我回答说：“这件事正在处理中，目前还没有结果。现在的之前对社区和街道的工作是满意的。而物业是相当糟糕的。希

望政府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我做了如此的反馈。附五张照片（马惠娣拍摄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2：30 分）

二十八日，清晨七点刚过，来了一辆大卡车“清理残局”，十点五十分清理出一部分残枝枯叶。距“砍树”行动已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见图片）



（这是两棵三十年树龄的银杏树，我搬到这个院子里就栽种了它们。）



(被修剪的玉兰树)



(被修剪的紫玉兰和槐树)



(枯木枝叶压在了正在生长的灌木上。)



(二十八日大卡车来“清理残局”，这是一个角落的残枝枯叶。

距“砍树”已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了。)